

STUDYING ABROAD

留学生众生相

天一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留学生众生相

天一 编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天 马

封面设计：黄玲玲

留学生众生相

天一编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前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4.5 字数300千字
1993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7600 定价7.00元
ISBN 7-80002-516-0/I·157

目 录

我拨错了电话.....	叶冠男 (1)
北京人在纽约.....	曹桂林 (26)
异国相思.....	晓 平 (141)
北美漂流.....	洪天国 (160)
海水是咸的	

——一个留学生眼中的美国.....	小 僮 (214)
儿子从美国归来.....	张勇平 (230)
嫁给美国丈夫之后——给妈妈的信.....	艾 薇 (239)
无奈东京.....	王鲁夫 (247)
名人老古和他的室友们.....	于 濛 (281)
胭脂巷风流.....	濮永顺 (315)
东京恋.....	蒋 濮 (328)
中国留学生奇遇巴黎.....	向 娅 (374)
外面的世界真无奈.....	郭 辉 (384)
世界大串连	

——出国潮纪实.....	胡 平 张胜友 (399)
--------------	---------------

我拨错了电话

叶 冠 男

玉婷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她是我班中男、女生中最早来美国的一个能人。在我的印象中，她总能做出超过我思维能力范围的事。芸芸众生中，她的确与众不同。由此，我常常不知不觉地崇拜起她来，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比其他圣人都要具体、实在得多。

玉婷出生在国内Z城一个十分狭窄的里弄小巷。这里是堪称世上最美丽的城市中被遗忘的一角，居民房拥拥挤挤，破破旧旧，但据记载，这片离旧城门不远的地方是这个城市最早市民的遗址，保留着Z城最古老、地道的方言和风俗。低矮的木结构平房，黑瓦片的平顶，长长的一排排，使用同弄同号的三、四户人家围在一座高墙里，共用一块不大的天井，一只水龙头。起早落黑，一条长街便是一个世界。街头一口井，街尾一个公厕。这里的天地十分的活络，你串我往，张罗吃喝，张大妈、李大嫂的，种种风情比现代幢幢林立的新村蓬勃、人情得多。清晨五、六点，小街便开始咋呼了：街头，一些个体户放置一个小烤炉，烤小煎饼，或放一个小炉子炸油条、臭豆腐；街尾，人们三三两两刷马桶，偶尔有卖豆腐脑儿、甜酒酿的小贩们，一遍又一遍地有节奏地吆喝着：“甜酒酿，甜来兮，五毛钱，买勿买？”他们拖着三轮车慢悠悠地走，老太们一手捧着碗，一手牵着孙儿的

手，排成一小队在家门口等着，几个零钱往小贩手里一塞，就得到了香喷喷的早点，清晨的小巷自然就散发出那么一种难以形容的混杂味。夏夜的晚上纳凉，人们拿出小竹椅，摇起泼过凉水的风扇，说民间故事，道闲言碎语。一家子抱出浸在井水里已久的大西瓜，切开后，围在一起窸窸窣窣地吃起来。到了最燥热的暑天，长舌妇们按捺不住也会骂骂街，沸沸扬扬，煞是火里火气的。

我对玉婷的敬意是由来已久的。我们新生入学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推着自行车去拜访住我家不远的玉婷家。街头狭狭的一条，门牌号码都旧得看不清楚，街边有一个小伙子摆着小鞋摊，夕阳的余辉照着他半成熟、略带油腔滑调的脸，我走上前问道：“请问玉婷家在哪儿？”“玉婷，张玉婷？”小伙子惊讶地反问。“对。”“她是我姐姐，你跟我来吧。”他兴冲冲地带着我，还未到家门口，就喊起来：“玉婷，玉婷，你同学来了。”嘎吱、嘎吱的木门开了，微暗的电灯光下，一个年纪大的男人眼睛红红的，一边清脆地咬着花生米，一边喝着一大碗白干，不时地停下来和旁边的一个抽烟女人嚷嚷。女人的脸上布满雀斑，眼睛却很机智、明亮，那样子看上去很泼辣又很善良。“找玉婷？她在阁楼上，看那俄国娘子的戏。”男人怪笑了一下，屋里布满了酒气，女人一边伸出发黄的手指，抿着牙，一边对我说：“你就直接上阁楼找婷婷吧。”我沿着那小木梯，一步步往上爬的时候，忽然觉得玉婷很像美国西部片的勇士，简陋的木棚里，她能打出火红的天地。她独自在阁楼上看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任她下面的父母、弟弟咋咋呼呼。玉婷好像很为我的不邀来访感到别扭。“我家这个样子，你不介意吧？”

她自卑地说。“过几天，我要把行李搬到学生宿舍去，那就好多了。”她闪着那双梦幻的眼睛，她搬给我一张破旧的小竹椅，一坐上去就嘎吱了好一阵子。

推开玉婷家嘎吱嘎吱的木门回家，我为玉婷的不平凡想了许久，在这个算不了地杰人灵的小天地，她却出落得如此辉煌；鹅蛋形的长脸，甜酒酿一样的柔柔、甜甜；嫩嫩的皮肤像豆腐脑儿一样白净、润泽；匀称的身材油条一般苗条；清纯的嗓门比小贩们的吆喝有身份多了。最不简单的是据说她是这个小巷有史以来第一个上名牌大学、正正规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当她凭着自己的聪颖、与众不同的灵气从这个小巷尽头走入这名牌大学的校门时，我这教授的女儿怎能不对她敬畏？我没有她那份水灵灵、活生生。我黑黑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的眼镜，使男人们压根儿都不会激动起来，这也就是注定我至今仍清心寡欲、独自做学问的原因吧。当初考进Z大，多亏我做教授的父亲精心强化教育，驯服了我从北大荒带出来的一身野气。父亲的冤案平反后，分到一大套房间，专门给了我一间宽敞的书房。每到半夜，母亲送进一杯牛奶。我这么努力，高考时，分数线仍差15分，还好，Z大有土文件，本校教工子女可放宽20分录取。而玉婷却是实打实地以高出分数线40分进入这所大学。她真的是有才貌，不同凡响。

玉婷刚进我们Z大西语系，立刻成了一颗十分引人注目的名星，她那柔美的声音，她那很灵敏的直觉像是突然间得以充分的发挥。Z城首届大学生艺术节拉开序幕，她成了理所当然的报幕人。“下一个节目，话剧：女人的世界……”她那不紧不慢的步态，那丰富的语调，那浅浅的一笑，全和

北京“东方歌舞团”的专业报幕人那么地道、迷人，显出东方女性的甜美、柔和与持重。她不仅能充分调动自己容貌的各个长处，而且能把别人的风格悄无声息地化为自己的东西。她能在不够丰满的胸脯上戴海绵胸罩，完完全全像是自己的一部分。由于演戏的需要，她学会了很得体的化妆风格，一年不同的季节，一天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场所，她都能恰到好处。我的思想，我的笨拙，永远使我栽培不出她性格上、悟性上登峰造极的魅力。因为我不能，她能，我就喜欢和她形影不离，她自然也愿意我做她最合适的陪衬人。

“那个人怎么老盯着我？”在阅览室的宁静、饭堂的拥挤以及匆匆忙忙的奔波中，她总放不下十分自信的直觉，十分奇妙又多情地爆出这么一句话。她的确是一个十分有知、有觉、有味的女人，都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在我的意识中，她不会归入笨拙美人之列，她是聪明人。

她可以让学校业余文学社斯斯文文的小编辑每天每夜为她抒发灵感。有一段时间，一封封画着猫头鹰标记的信，天天出现在我班的信箱里，那是发自先锋派现代诗爱好者X的礼赞。自从离开了那小巷的小木屋，玉婷如饥似渴地吸收那些她以前的环境所不能提供的高贵、礼节、风雅等等。玉婷最初是因为她那天生的好嗓子被邀去念诗的。有几次，她是诚心劝我一起去的。可总劝不动我，教中国古典文学的父亲谆谆教导我读李白、杜甫、白居易，我有空也执拗地写“七律”“清平乐”，父亲对我在朦胧时节就心明眼亮十分感动，他一再重申：我的女儿大了，真的大了，以后有人接我的班了。只有一次，我被玉婷风风火火的激情打动而破例去了。他们预定了Z城最早开办的一家小咖啡馆。店主是个披

着长发的个体户，和大多数国内跑单帮的商人和国外嬉皮士不同的是，他像雅皮士一样。先锋派X上前打了一下响指，长发的店主就很动听地说：“好，大又大？”(How do you do?)他们互相甩甩长发，黑猩猩一样友好地拍拍肩，在亲切的气氛中交谈了几句，每杯雀巢咖啡就减价一半。我们七个人占领了紧挨着的两个包厢，一边吮着咖啡，一边发发诸如“巧克力的徘徊”、“泡泡糖的膨胀”之类的失落与壮美，或者杂文式地感叹：西瓜比冬瓜好，西班牙比东京好，西湖比东湖好，西装比中山装好……

每到期末，玉婷那“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可以从老态龙钟的教授这里套出许多考试命题。她记忆力好，脑子又好使，嘴巴又乖巧，她是我们这个西语系正正宗宗的外交家。叫人可望不可即的是她无所不能的潜力，落拓不羁的想象力，旺盛无比的精力，独占鳌头的成绩。她选过我父亲的课程，一向严谨、苛刻的父亲也不得不说：“玉婷这女孩很有可塑性，她的观点有独创性，是一个能够开创自己理论派别的人，和其他一些死读书的女孩不同之处在于她书读得很活。”当她把小巷市民的大胆思维与西方文明杂交起来的时候，确实是我所不能及的。“为什么于连、拉斯蒂涅可以用女人达到他们的所想？为什么总说男人‘强奸’女人，难道女人不能‘强奸’男人？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女孩总和他们第一个恋人结婚，却说不定那是最倒霉的一桩婚姻。为什么不能也在中国尝试一下婚前同居，说不定，那可以找到一个你情和欲上最合拍的人？”她的眼神闪着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叛逆儿的浪漫与灵性。她靠在寝室的床角上，披着松散的头发表这么固执地发问道。

我发现此时的她很深沉，也很放肆，她的問題是我這個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矜持、穩重的產兒所不能回答的。以後，當我真正發現她按著自己的思維去做很有個性的事時，我內心翻動起一陣矛盾，單就凭別的女孩不會、她却會這點上，我就有一份佩服她的必要。我知道她所有感情的周旋僅僅止于淺淺一笑的容量罷了。她總能若即若離，從從容容，“綠草蒼蒼，白霧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她能造成讓男人不斷追逐的局勢，挺吊人胃口的，男人們似乎心甘情願地任她嬌縱地“點小菜”。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她算真正進入如火如荼的角色。我和她看過幾回男籃比賽，自願做過啦啦隊。那時她總是有方向性地努力將那雙單眼皮的眼睛顯得痴迷迷的，嗓門變得柔滋滋的。校籃球隊的一個主力，有幾次拍著籃球從我們身邊閃過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看看玉婷。後來，他就找到我們女生宿舍來了：1米85的身高，壯壯實實的身架，綑得緊緊得牛仔褲，一雙變幻不定的明亮眼睛，一張帶著青春疙瘩豆痕迹的黑臉，算得上魁梧、英俊，很有男人味，只是少了一點男人們常有的那份哲理性的深沉、穩健。看到他，女學究們只是感到完整地吃香蕉、香腸的自在沒有了。玉婷這回是動真的了。她變得焦慮不堪，坐立不安了，每天不厭其煩，一次次地往校門口傳達室的信箱跑。“信來了嗎？”她打開空空的信箱心急地問分发書信的人。中午，她乖乖地在食堂打好飯菜在一角等著他，以往公主般的神氣也不見了。往往凌晨三、四點鐘，在她的床下才出現了一雙帶露水的皮鞋。“我今晚回家去住。”她收拾起桌上無心讀完的書本、床上攤得散亂的胸罩、五顏六色的三角褲。她自然不會回她那沒身份的里弄小巷去，說實在

的，她是越来越讨厌那个地方了。她每次从“家”回来，总显得萎靡靡靡。有一回，我在课间和她打羽毛球，她吐了。

“玉婷，你怎么了？”“每月的‘老朋友’来了，没啥。”玉婷红红脸说。“你不是刚刚完吗？”我书呆子般地认真问。

“我有时‘老朋友’不正常……”玉婷对答如流。一个周末的雨天，我在Z城最大的农贸自由市场给刚生过大病的妈妈买些活鸡、甲鱼等。雨哗啦啦地下得很大，卖主们用大塑料布撑起棚来躲雨。玉婷的衣服一半淋透了，躲在一边，身子略微发抖，眼圈红红的。她也在买鸡。“哪一阵风把你也吹来了？”我很是吃惊。“想到就来了。”“这段时间蔬菜、鸡、鱼之类涨价得很厉害，”我很懂行情地说。“鸡涨价了，每斤六元。一个人的价不值一只鸡。”她说。活蹦蹦的鸡在卖主的秤杆上扑动。“你别把‘异化’到处扩散。”我和她说笑起来。玉婷苦笑了一下，脸上没有了以往惯有的自信和锋芒。

玉婷一连几天闷声不响的。终于有一天，她想轻松一下自己，她说起了她的故事：其实，好些个晚上，她并没回到她的里弄小巷，她是去“桃花新村”，篮球主将在那里拥有一个套房。他父亲是公安厅厅长，除了市中心有一个大套房，在城郊还附带一个小套。这个独生子，可以自由地活得像个大男人。她一发不可收地说，她那最初的诗人般的浪漫与疯狂，赤身裸体在男人怀里的快感以及最后无法挽回的抛弃。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全在她的叙说中惟妙惟肖地得以体现。她妈妈说要到这里篮球主将的父亲家门口骂街。“厅长的花花公子欺到我们贫家的黄花闺女头上来了！”她妈妈从贫穷家庭和厅长家庭的关系中得出一些莫名的自豪后就毫无顾忌地拉响嗓子。玉婷勇敢地阻止她妈妈这一小事

民的“野蛮”行为。玉婷比任何一个女孩都要潇洒：她去了一趟医院，买了一只鸡，自尊自爱地喝了一大碗鸡汤，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对着阁楼低矮的天花板做了一些诅咒和发誓后，她就还是她。当她把这种隐私毫无顾忌地告诉我时，我反而暗自觉得我过多的文化积淀所造成的假正经不那么文明了。她那卢梭《忏悔录》式的坦诚着实感动了我好几天。多少个黑夜，我反转着身子在床上思索这件事。她，这么大胆、无畏，这么坦率、爽快，散发着里弄市民最动人的美德，在22岁女孩黑夜的骚乱中，我也多么希望有一个恋人来抚慰我，我也梦想我们能交换两颗少男少女疯狂热爱生活的赤裸裸的心。可我的自卑，我的整个受教育的过程，注定让我很压抑，疯狂不起来，也沉沦不下去，我的生活是一汪静静的死水。自然我不会为了仅仅是那份“情感教育”而渴望与玉婷有相同的经历。若是看到一个英俊的男人，玉婷会说：“如果他要我该多好呢！”我只是笑笑，心想：没错，我和你想得差不多。这就是我们的区别所在吧。

玉婷发过誓以后，安静、深沉起来了。教室里晚自修，她常常最后一个离开。篮球主将再也没到过女生宿舍。而她只是比往日更多了一份满不在乎、心不在焉，仍然是床上散乱着内衣、内裤，还是那样地忘了带钥匙，门忘了上锁，搭错车，选错舞伴，拨错电话号码……

毕业分配后，她在旅游局做口头翻译，奔来奔去的生涯更使她没有机会静下来想些什么了。30多岁，许多同学都有孩子了，她仍然无所谓地独来独往，还是周末和黑人留学生跳舞，还是去同学家玩，做同学孩子的“干娘”或“教母”。还是穿着Z城地摊的海外舶来品。只是岁月使她逐渐

失去了大学时代最初风流时的那份生动容貌。出国潮翻滚的时候，她活络起来了。她铭心刻骨地以为出国是她最美好的前途。为此，她一直折腾了快两年，单单为了凑托福考试费，她就花了近一个月晚上给人上英语口语速成班，挣外快，按黑市价从别人那里调换 29 美元。要从她家那狭狭的小巷走入一个宽宽的大世界，她注定要一步步踩出自己的脚印，她比任何人都要深刻地领悟“自力更生”的精神。她很清楚，假如她当时高考未成，或许她将一辈子在小巷卖臭豆腐了。世上就是这样，有一个幸运的人，必有一个不幸的人。一颗糖果你吃了，别人就没了甜头，一个机会你有了，别人就丧失了。可是世无绝人之路，每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完成自己的梦想。我出国一大半靠我爸爸的远亲 H 先生，他在美国一所大学东亚系教中国文学，经过裙带关系的国际化，我毫不困难地拿到了奖学金通知，又很顺利地拿到护照和签证。玉婷出国花了两年，我只花了两个月。玉婷认真起来，其实比谁都认真，第一次考托福，由于头脑里一连串地闪现异国的种种风情，她无法从容对付考试，她神经高度紧张，竟在做第八道听力题的时候晕倒在考场上……第二次考试，她就强迫自己在考试前默念松、竹的静谧、淡泊。后来她果真考出 600 多分。在当业余向导时，她结识了来 Z 城观光的一个单身老头、一个普通的美国退休商人。那几天，她总穿着飘逸透明的真丝裙，老光子很快就答应为她搞一份经济担保书，就这样，她充满着浪漫的美国梦，带着 40 美元只身来自费求学了。她在 F 州读商业。因为商业很热门，不易拿到资助，她平时就在附近的中国餐馆打工，挣学费和生活费。我在美的第二年夏季去过那个地

方，一个姑娘住在单身老头家——这在国内是可以给人以许多想象余地的。她似乎很适合在这里生活。

玉婷的脸明显地瘦削了，那高挺的鼻子倒是更显得风采。眼边隐隐地黑成几圈。因为忘了涂粉，脸面显得干干、粗粗的。以前那厚厚的、微髻的长波浪变成了干直直、稀拉拉的“三刀头”，那不紧不慢的优雅步态，变成了急匆匆的小碎步。她很勤快地帮我搬行李袋、提东西的一刻间，我看到了她纤细的素手上有了老茧。“忙得连打扮的时间都没有了，”她对自己的苦相感到难过。

这幢两层楼的楼房，面对的是一个湖，四面十分宁静。只有风来时，周围的枫树林热闹一下。厨房、会客室在一楼，楼上是几间卧室。一楼会客室四周摆着长沙发、短沙发，一角有一个浅浅的温泉小池，中间一个饮酒台，因为四周由玻璃围成，面对的湖色就十分清晰、诱人。“这景色很像Z城的湖光山色吧？”玉婷有点自豪地问。我们在客厅里闲聊，老头虽已近65岁，但腰板仍很挺，眼神仍很活，一副精力过剩的样子。玉婷穿着拖地的松散睡衣，娴熟地煮咖啡，她给老头端去，又给我端来。老头子一边慈爱、温情地看着玉婷，一边对我说：“我到过你们的Z城，那个地方确实很美，我做生意跑过世界的许多地方，Z城给我的印象最深。”

晚上，在玉婷的卧室，她侃侃而谈：“老头很愿意给钱，只是用了钱，不自由，你要花在他身上，所以宁愿自己苦一些。”她还是她，满不在乎，外加那么一份与众不同的悟性和直率。“我每星期给他打扫卫生6小时，平时有空给他做做饺子、蛋卷、糖醋鱼……这样，我的住宿费、饭费就解

决了。他替我交一半学费。这叫退一步，进一步，不致于只身在外进退维谷了。”她不求太真的潇洒真能替她解难。我默默无语，她像是很欣赏我这份“理解”，可《红楼梦》里“假成真，真成假”的诗句突然在我心里很顽强地扑腾起来，这种暧昧不明的情调，任何清白的女人都适应不了的。可是，玉婷却能！玉婷，玉婷，你真行，莫非你注定要这么生活。

有一个晚上，玉婷去中国餐馆端盘，她让我在家看电视等她，我懒散地在屋里打哈欠，又在她的卧室独自神游，我想找指甲剪一下指甲，解解闷。翻开抽屉，里边散乱着香水瓶、巧克力、板兰根、发夹、美容霜。一会儿翻到了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放着密密的白发，上面用粘纸贴着“玉婷白发记”字样。再一会，又看到了几张涂得散乱的日记，我来之前，这里谁也不懂得她的语言，她就大大咧咧了。未经同意，偷看别人日记，这是极不道德的，可好奇心却固执地引诱着我一步步走入别人的秘密世界……

×月×日

我在美国等大圣整整快要两年了。“电视上不能为两个身居异地的人举行卫星婚礼？”多少次，我们这么在信中痴痴切切地问。一天又一天，除了打工，写论文，就是无止境的相思。当我的体力、脑力全部快要耗尽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35岁的女人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今天，我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早上从绞在梳子上的头发中发现了几根白发，“怎么会呢？”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手抖抖地、急急地往里擦，结果又擦出一些白发，不是十分

白，略有点灰。不注意确实很难发觉的。“哇！”灰白白的，细密密的白发原来在里面已悄悄、不可抗拒地长了这么久！女人为什么生性要这么多情。我害怕等待，害怕寂寞，害怕衰老！我吃得消体力活，可我受不了精神折磨，我是一个想当真、又当真不起的女人。

×月×日

大圣终于出来了。我给他办的经济担保书，我给他买的飞机票，我帮他一起出主意联系的P州名牌大学法律系，他在我这里呆了五、六天，又马上去P州读博士了。我马上就要在这里拿到商学硕士了，然后直奔P州去。美好的生活开始和我握手了。上天，我知道你是开眼的，你看到了我这么多的白发，就对我温柔了。

今天早上，大圣乘1小时的灰狗巴士去×城看老同学。趁他外出，我想把我给他准备的小型收录机和刚买的西洋参塞入他的箱底，我想悄悄地给他一个喜出望外。不一会儿，我却在箱底翻到一包用绸巾包得严严实实的東西。我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是的，没错，精致的卡片，厚厚的信，还有一个女孩的相片，长得极清秀、纯美，比我起码小一肖。从信上看得出，她在国内Y大读研究生，也正积极争取出来。我的眼睛呆了。面对白乎乎的墙，我的头脑冻结了。空空的，痴痴的。好在家里没人，我坐在地毯上将这些美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又哭又笑。我对椅子说话，我对自己说

话，我在地毯上打滚，最后我实在耐不住了，就把自己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

×月×日

这个周末的晚上，我仍在中国餐馆托盘子。因为这个大学城的学生在假期全部飞走了，所以生意很清淡。老板娘脾气不好，老是走来走去地对厨师、招待挑刺。我不是写错了顾客点的菜单，就是忘了招待坐在角落的来客。今天中午，几个常客看到我散乱的头发，少给了我许多小费。晚上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我托盘子的那只手臂本来经过长期服务，早已长起了结实的肌肉，到晚上突然发抖，轻飘起来，然后就在店里最忙碌的七点半，我把甜酸鸡、虾仁炒饭、蛋卷、青菜、笋片炒肉片一古脑儿全部糟蹋在了中间要道。老板娘铁青着脸，亲自收拾了这乱摊子。我静心地等晚上下班的好戏。没错，道晚别的时候，老板娘整了整香港腔说：玉婷，你以前一直干得不错，我很感谢你。今天这个样子，生意本来就不好，不就更没了生意？这个时节实在也清淡，所以，你以后……就……不必来了……

×月×日

大圣终于从P州来了一信，他离开我的时候，吻了我几下的。我望着七月的太阳，轻轻推开他，脊梁骨一阵寒冷。我平静地向他道别，就像我今天这么平静地收到他的来信，他满纸婷婷、婷婷的，他说我很能干，不简单，这使他佩服，也使他不能及……诸如云云。男人们存心将“花儿”摘个干